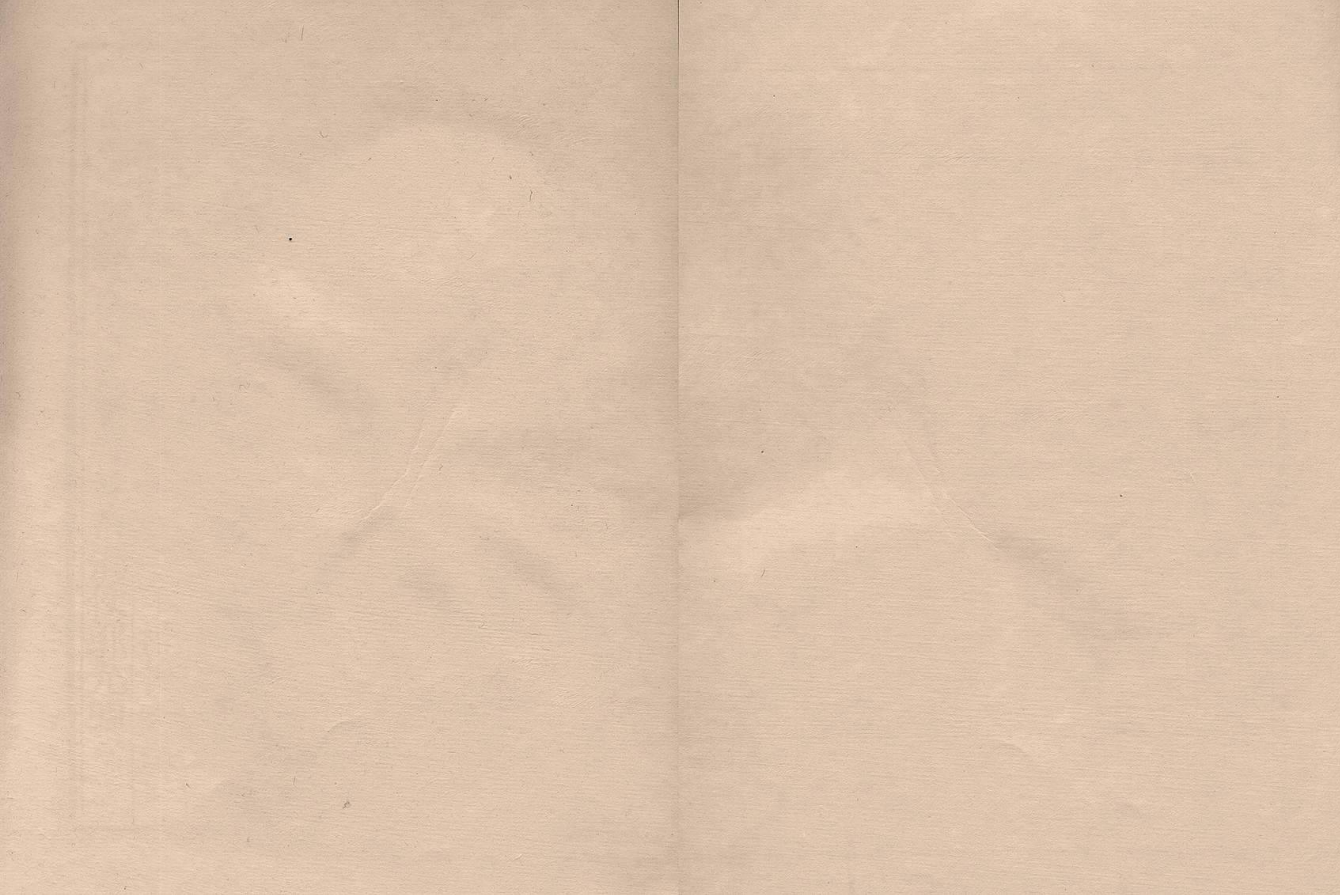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劉淵據平陽殺太弟義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

六年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

一

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居于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



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芝上
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曰
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
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
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
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同
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
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
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
姓劉氏

咸寧五年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

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以豹為左部
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
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
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
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
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矜力過人姿貌魁偉任
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乃與
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
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珉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
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

於李惠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士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仁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勅卒

三百八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三

以淵代爲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永興元年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禮爲積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宜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

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
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
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
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
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
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
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 王浚東嬴

公騰攻穎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穎許之
淵至左國城宣守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衆五
萬都于離石 淵聞穎去鄴命劉景等將兵擊鮮
卑劉宣等諫而止 事並見西 冬十月劉淵遷

四百六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四

晉書

都左國城胡晉歸仰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
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
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
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
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
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
王后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左於
陸王宏爲太尉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上黨
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爲黃門郎族子曜爲建
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
達不答及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

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直以吾之心但恐不過三
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微似元達元達事淵屢進
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何知也曜生而眉白目
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
偉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
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
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
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
赦改元永鳳 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
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 十二月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五

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
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
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
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 五月漢
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漢主淵遣楚王

聰等寇洛陽軍失利淵召聰等還

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淵為太傅楚王聰為
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馬遣都護大將軍曲
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慶北將軍趙固平北
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疑行安東

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宗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王淵立昭徵女爲皇后梁王和爲皇太子大赦封子義爲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爲大司馬
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太保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尚書令北海王義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王育爲右僕射任顓爲吏部尚書朱紀爲中書

四百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六

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臥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待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執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軍外屯於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幸己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比旦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如魚肉天下謂陛下何

且大業南兩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挾乂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聰即帝

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乂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為河內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仍以粲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

其壁間刺而殺之。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愛，而太弟義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義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聰心然之。義舅光祿大夫單冲泣謂義曰：踈不問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又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義，義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粲兄弟既在，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踈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

愍帝建興三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顛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

司空中山王曜爲大司馬 十一月漢主聰以
晉王粲爲相國大單于摠百揆粲少有雋才自爲
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慢諫國人始惡之
三年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義惡之以
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義曰主上往日以
殿下爲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
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爲相國羽
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
營兵以爲羽翼事執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
夕旦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爲之計今四衛精兵不
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
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竝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
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
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爲異也義
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義謀反漢主聰收
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外抽將
兵監守東宮禁義不聽朝會義憂懼不知所爲上
表乞爲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爲嗣
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倚等皆寵
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
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

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勲舊或不叙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爲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爲民害斬準闔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義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柰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已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爲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有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歔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

不先啓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
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
敢言也皮博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
辭若一粲以為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
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
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
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柰何
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
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
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
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

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
命卜抽引兵去東官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
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
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執力足以回天地
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
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
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闖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
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
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
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
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

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悞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闥闈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艾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文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學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

生乎歸而自殺 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
引見太弟義義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
亦爲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
太弟義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
非常義信之命官臣皆衷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
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
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矣夫屢
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
準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裕燒
鐵灼目酋長自誣與義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

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
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義素所親厚準沈等
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

夏四月廢義爲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義形
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
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
知吾心邪 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粲爲皇太子
子領相國大單于揔攝朝政如故大赦

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
王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
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

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嗣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鸞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汗椒房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賢子滅大漢者正坐汝

九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三

十四

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並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二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

獲萬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

六年慕容刪為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力强數侵掠廆廆罕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徙何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

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濼制已在五筭中矣請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遠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廆廆以爲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猗盧與廆通好

三年 初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素喜連木九津託爲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以勃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

五年 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稟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控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與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

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虜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二千餘家。及前歸，虜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弈於虜，釋卒。虜召弈與語，說之曰：竒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王簿，悛幽州參軍，拙來奔喪。虜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犍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虜。虜以拙爲長史，悛爲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斌爲東夷校尉。愍帝建興元年，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灑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皝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皝舉其英俊，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爲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逢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宋顛及封抽、裴開爲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弟眞、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弈、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爲昌黎太守，兄武爲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虜，虜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虜。關曰：鄉里在南，柰何北行？且等爲流寓，段氏疆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驅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

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
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
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
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
乃從之既至虜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爲遼西太守
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虜禮而用之游邃逢
羨宋奭皆嘗爲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
歸虜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
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
磐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
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

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
沒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
以爲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虜東夷校尉崔慧
請皇甫岌爲長史岌辭說諭終莫能致虜切之岌
與弟真即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
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
帥其民千餘家歸虜虜爲之置樂浪郡以統爲太
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二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
爲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
昌黎公廆不受任虜將軍曹昌說廆曰令兩京覆

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爲四海所係屬明
公雖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
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
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
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
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
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大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
單于昌黎公廆辭不受廆以游邃爲龍驤長
中劉翔爲主簿命邃制定府朝儀法裴疑言於廆
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

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
聚宜以漸并取以爲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
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
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疑爲長史委以軍
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曄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
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
拘留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
滅廆其地曄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曄不從三國
合立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曄所誘欲邀
一切之利軍執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

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又必攜貳一則疑吾與彼必許而覆之二則二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虜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虜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虜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虜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眾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眾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心矣今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眾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虜猶疑之遼專韓壽言於虜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驍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倚其無備必破之策也虜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韓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莫然容翰以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虜徑進遣間使語虜出兵大戰虜使其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

初不設備聞虜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虜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苾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偽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虜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謂苾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苾與數十騎棄家犇高句麗其衆悉降於虜虜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掾于河城虜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虜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柰何以華夷之異介然踈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虜除之虜不從瞻以憂卒 宋該勸虜獻捷江東虜使該為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虜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

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曰臣少蒙國恩
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
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
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
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
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
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疑拜虜安北將
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
軍事車騎將軍平州刺史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
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
屬以裴疑游邃為長史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
陽耽為軍諮祭酒崔壽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
廆立子皝為世子作車不橫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
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徂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
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
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吉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
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
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宜表請
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
著不患名位不高桓又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

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
比於邀君以求龍不亦榮乎虜不悅出恒為新昌
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虜為燕
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
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
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
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馘囚
以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左長史
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
陽鶩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

三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二

三

七月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告喪

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
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
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
如虜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皝立子雋為世子 冬

十月王齊南還十二月慕容皝始受朝命

二年秋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

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燕

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

司馬裴開為奉常陽奮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
為大理杜羣為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
甫真陽協為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
裕為記室監洪臻之孫晃奭之子也 冬十月

丁卯黜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
曰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
后世子儁為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討段遼

事見燕
討段遼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
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
大舉共平中原

四百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二十四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
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
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
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
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
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
以北翦為戎數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
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
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疆敵使石虎畏懼悉使邊
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
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

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玩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踈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噐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發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伴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栢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爲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

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或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豎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爲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魏主表冊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及魏庾冰書貴

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雪恥其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刺史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皝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負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謬諤之言

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詔遣兼大鴻臚郭悌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借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秋七

日郭悌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為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

八年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赦其境內

成李據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 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曰巴氏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

九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

二十七

漢書

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劔閣太白心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雷共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公滕爲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執專聚衆爲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爲亂請宜使還本

土勿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廩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廩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雍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帥衆入州廩遣兵逆之戰于西門滕敗死郡吏皆鼠走惟陳恂面縛詣廩請滕喪廩義而許之廩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揔揔至江陽聞廩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揔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廩軍模白揔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揔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揔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揔不聽衆遂自潰揔逃草中模著揔服如戰廩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揔殺之廩自稱爲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氏符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廩廩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

餘人以斷北道

永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稱尊號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持流怨廞引兵歸縣竹廞牙門將涪陵許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昇怒手殺淑粲於廞岡下淑粲左右復殺昇三人皆廞之腹心也廞

由是遂衰廞遣長史犍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縣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反表廞素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貵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驤爲騎督特流復以牛

尚勞尚於縣竹王勳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
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
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二月
尚至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
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
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閭
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
許之朝廷論討趙廆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成
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
討廆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廆為己
功寢朝命不以實上眾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
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
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
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閭式詣尚求停至冬辛
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尚舉別駕蜀郡社
弼秀才式為弼說逼移利害弼亦欲寬流民一年
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弼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
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
民前因趙廆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
之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
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
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

冉大怒遣人分榜通衢購募行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揚上官乃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日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揜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

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

冬十月特

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民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所虜矣宜爲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執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

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為
流行鎮東大將軍號。而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
為票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
尚遣李苾費遠帥眾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
敗。潰圍奔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
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曰。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
曾元小賢。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為節下。及杜
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
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
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
以致為變。即聽式言。寬使以口嚴。不過去九月。盡集

四百一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三十二

張榮

十月進道。今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驤
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
官。鼎任臧楊褒上官。悒等為將帥。閻式李遠等為
僚佐。羅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灋三章。
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
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官。連延七百里。與特
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討李特。
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為庶。漢太守軍于德陽。
羅尚遣督護張龜。卑于繁城。特使其子鎮軍將軍
蕩等襲博。而自將李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

漢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
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河間王顯更以許雄爲
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
諸軍事 秋八月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
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阻蕩力戰而前遂
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
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
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德陽李
驥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爲驥所敗驥遂進攻
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
驥驥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
攻特不勝特執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
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衆各數
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
意不遜毅誘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
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
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尚保太城遣
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
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
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
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慎

書曰納降如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
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
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
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阜爲前鋒進逼德陽
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去
拒之岱阜軍執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
事蜀郡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衆就食懸念無
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季
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縱出城宣言於諸塢期以
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
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

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
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
大懼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大
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
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
冲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樂紳等亦起兵攻流流
與李驤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
氏符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
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營垂破會流等破深
紳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
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

北中才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
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顥留沈為軍
師遣席遠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山孫阜
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送諫不
納 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
軍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討不及
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
從奈何離曰當劫之且雄大喜乃共說流氏曰吾
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豈有同
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
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遂退流甚慙
由是竒雄才軍事悉以任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
太守陳圖遂取郫城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
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
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眾饑乏唯涪陵千
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舉
說羅尚求為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其討流尚不
許舉怒出降於流流以舉為安西將軍舉說長生
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九月李
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
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眾推李
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

秦給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爲內應尚使隗伯將
兵攻郫秦約舉火爲應李驥伏兵於道秦出長梯
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驥縱兵擊大破之
追犇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
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
李驥攻犍爲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閏十二
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
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饑甚乃
帥衆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
徵即罪

四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十一
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

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
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
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
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
斛給之尚賴以自存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爲
蜀人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諾將固
請雄即尊位 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
元曰建興除晉灋約灋七章以其叔父驥爲太傅
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李雲爲司徒李璜爲司
空李國爲太宰閻式爲尚書令楊褒爲僕射尊母
羅氏爲王太后追尊父特爲成都景王雄以李國

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
十二月羅尚移北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魯
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
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六月成都王
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
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
長生為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
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
百官制度從之

張氏據涼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三

三二七

張氏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
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
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至以
宋配汜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
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
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
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
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
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
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

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龔參軍孟嘑蹋折鎮檄排閣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為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待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二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 五

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傳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筋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 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大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尊家已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為政

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與師被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犇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以待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張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

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人守聞長安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瑊撫戎將軍張閭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救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求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

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詰譟進戰會張閭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大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爭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

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恠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輟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 秋八月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眾取隴西十南安之地置秦州

明帝大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鑿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皆為生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雨辰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請斬岌山岌曰氾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

近之情其觀明公此處不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羗隴之望力雖不敵執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由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留唯兵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去三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執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

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爲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日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瀘之世也卒爲

癸亥閏月十六日校



